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五禮通考卷一百十四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福

謄録舉人臣汪師曾

五禮通考卷一百十三

刑部尚書秦蕙田撰

吉禮一百十三

大夫士廟祭

周禮地官載師以士田任近郊之地注士讀為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疏非單士其卿大夫故從仕官之仕

禮記王制夫圭田無征注夫猶治也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治圭田者不稅所以厚賢也

疏夫圭田者畿内無公田故有圭田卿大夫士皆以治此圭田公家不税其物故云無征必云圭者圭潔白也

陳氏禮書孟子言九一而助繼之以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者圭田禄外之田也餘夫夫外之田也禄外之田半百畝夫外之田又半之此自百畝而差之然也古者自卿士達于圭田同等欲各致其誠敬而已後世因職分田以貴賤制之非禮意也

孟子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注古者卿以下至於士皆受圭田五十畝所以供祭祀也圭潔也所謂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王制曰夫圭田無征謂餘夫圭田皆不出征賦也時無圭田餘夫孟子欲令復古所以重祭祀利民之道也

疏謂之圭田者所以名其潔而供祭祀之田也

陳氏禮書士虞禮曰圭為哀薦之饗詩之吉蠲或作吉圭則圭田潔白也惟士無田則亦不祭則圭田所

以共祭也卿以下有圭田猶天子諸侯

侯之有藉也圭田無征所以厚賢也

右圭田

禮記曲禮凡家造祭器為先犧賦為次養器為後無田

禄者不設祭器有田禄者先為祭服君子雖貧不粥祭

器雖寒不衣祭服注大夫稱家謂家始造事無田禄者

祭器可假有田禄者祭服宜自有粥

貴也疏家造大夫始造家事也崇敬祖禰故祭器為先

有地大夫祭器祭服俱造然雖得造器必先為祭服後

為祭器耳緣人形參差衣服

有大小不可假借故宜先造

胡氏銓曰家謂人家鄭云大夫稱家非也若止謂

大夫造祭器則下云祭器不踰竟何以兼士乎

呂氏大臨曰犧賦亦謂器也犧牲之器如牢互盆簝之屬也孟子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故也不祭則薦而已與庶人同故不設祭器也有田祿則牲殺器皿衣服皆不可不備方氏慤曰以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故禮運以祭器不假為非禮以有田祿者必具祭器故王制以祭器不假為禮此具辨也

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注祭器用君祿所作取以出竟恐辱親也寓寄也與得用者言寄覲已復還

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疏祭器衣服不假者謂四命大夫也衣服祭服也四命大夫得自造祭器衣服

陳氏禮書周禮鄉師比共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曲禮無田禄者不設祭器有田禄者先為祭服蓋無田禄者可共而不可設有田禄者可設而不可具則具而不假者大夫禮之盡也

雜記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已可也注弁爵弁也冠玄冠也祭於公助君祭也大夫爵弁而祭於已惟孤爾然則士弁而祭於已緣類欲許之也親迎雖亦已之事攝盛服爾非常也　疏此明大夫士公私祭服大夫謂孤也冕絺冕也祭於已自祭廟也助祭為尊故服絺冕自祭為卑故服爵弁士以爵弁為上故用助祭冠玄冠為卑自祭不敢同助君之服故用玄冠也作記之人雖云士冠而祭於已以已既爵弁親迎親迎輕於祭尚用爵弁則自用爵弁自祭已廟於禮可用也

崔氏靈恩曰孤不悉絺冕若王者之後及魯之孤則助祭用絺若方伯之孤助祭則玄冕以其君玄冕自祭不踰之也

馬氏晞孟曰周禮曰卿之服自玄冕而下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則大夫以玄冕為極而士以爵弁為極也

詩周南采蘋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

傳方曰筐圓曰筥湘亨也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　箋亨蘋藻者于魚湆中是鉶羹之芼

大學衍義補丘氏濬曰朱子謂籩豆簠簋之器乃古人所用故當時祭享皆用之今以燕器代祭器常饌代俎肉楮錢代幣帛是亦以平生所用是謂從宜也案人子之事親當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吾之祖考平日所用之器皿如此所被之衣服如此及其死亡也而又別為器與服以事之豈不駭其見聞哉古

人生用几筵俎豆則死亦用几筵俎豆以事之今人之生所用者桌椅杯盤死所用者亦當以桌椅杯盤是即朱子所謂從宜者也政不必泥於古一惟稱家之有無隨俗之所尚惟誠惟孝起敬起慕雖不能一一如古人行禮之度數而古人行禮之心則固常存也

右祭器衣服冕弁

禮記曲禮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注索求得而用之疏公羊帝牲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稷牛有災故臨時得别求之是天子諸侯得有索牛也此大夫士謂天子大夫士也若諸侯大夫即用少牢士則用特牲具喪祭大夫亦得用牛士亦用羊豕故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太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祔皆少牢是也其大夫牲體完全亦有攙牲之稱故上云大夫攙賦為次

但不毛色純耳案楚語觀射父云古者牛羊必在滌三月小者犬豕不過十日此大夫索牛士羊豕既不在滌三月當十日以上但不知其日數耳

方氏慤曰於大夫言索者以無養獸之官必索而後得之故也所謂羊豕者或以羊或以豕也

王制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注故謂祭享羞不踰牲謂祭以羊則不以牛肉為羞也

禮器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注稱牲之大小而為俎此指謂助祭者耳足猶得也云百官喻衆也疏臣助祭則各有俎祭竟播

及胞翟雖復羔豚之小而百官皆悉得之假令大牢亦不使有餘小而皆得大而不餘是各稱牲體也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則無地大夫士薦羔豚也無地則無臣助祭故鄭云百官喻衆也

陸氏佃曰羔豚而祭謂小祭祀大牢而祭謂大祭祀先儒謂羔豚為無地大夫之祭是猶讀雲漢而責周無遺民也

蕙田案大夫祭用少牢謂羊豕此云羔豚乃羊豕之小者耳與無田則薦之説無與孔氏非也陸農師以為小祭祀亦非字説羔小羊

豚豕子

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注君子謂大夫以上疏大夫常祭少牢遣奠及卒哭祔用大牢匹士士也士常祭特豚遣奠卒哭祔加一等少牢馬氏晞孟曰君子者以位之貴者言之匹士者以位之賤者言之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皆君子也天子諸侯卿大夫位之尊其禮可以致其隆故曰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此大牢而祭謂之禮也至於匹士大牢而祭故謂之攘攘者非其有而取之也

春秋襄二十二年左氏傳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於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注四時祀以一羊三年盛祭以羊豕殷盛也疏少牢饋食禮者諸侯之大夫時祭之禮也是時祭

用少牢今公孫黑肱使黜官薄祭故時祭用特羊禮器云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是大夫之祭有用大牢時也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大牢據此二文大夫得用大牢者禮器之文據天子大夫故也雜記據喪祭故進用等士喪禮士遣奠用少牢是也

國語楚語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囑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宗老曰夫子薦之子木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其法刑在民藏在王府上之可以比先王下之可以訓後世雖微楚國諸侯莫不譽其祭典有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

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

禮記祭器有以小爲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注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疏特牲云主人獻尸用角佐食洗散以獻尸是尊者小卑者大案天子諸侯及大夫皆獻尸以爵無賤者獻以散之文禮文散亡略不具也特牲主人獻尸用角者下大夫也尊者舉觶卑者舉角者案特牲少牢禮尸入舉奠觶是尊者舉觶特牲主人受尸酢受角飲者是卑者舉角此是士禮天子諸侯祭禮亡文不具也

陸氏佃曰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所謂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尊者舉觶卑者舉

角者凡妥尸天子舉斝諸侯舉角則卿舉觶大夫舉角歟若特牲饋食酳尸以角旅酬更以觶與此不同

者蓋卑者以大為貴然則此經所言蓋天子諸侯之儀也

蕙田案賤者獻以散疏以為禮無其文而陸農師引祭統散爵獻士為說蓋獻義原兼下獻上上獻下兩義不必專指下獻上陸說亦可通然明堂位加以璧散加爵係助祭之賔所獻此仍是下獻上疏不引之未詳何說

坊記子云七日戒三日齋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趨

走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注戒謂散齋也承猶事也澄酒清酒也三酒尚質不尚味淫猶貪也上下猶尊卑也主人主婦上賓獻尸乃後獻主人降洗爵獻賓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言祭有酒食羣昭羣穆皆至而獻酬之咸有薦俎也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謂祭時肅敬之威儀也注主人至獻賓此儀禮特牲文在堂上者觀望在室之人以取法在堂下者觀望堂上之人以為則上下内外更相儆法

葉氏夢得曰助祭而羣昭羣穆咸在其賜爵者皆以齒也故以教民睦詔祝升首皆在室故堂上觀乎室

羮定酳尸皆在堂故曰堂下覲乎上

蕙田案因其酒肉聚其宗族此指祭畢之燕即中庸燕毛序齒楚茨備言燕私之事鄭以獻酬薦爼為說者祇緣所引詩詞當在獻酬交錯時故也不知獻酬乃賔主之事燕私乃族人之事經云聚其宗族不得以獻酬當之引詩斷章未可拘泥尸飲三衆賔飲一此酳尸之事主人獻尸尸酢主人主婦獻尸尸酢

主婦衆賔獻尸尸酢衆賔故曰尸飲三衆賔飲一陸農師以祼獻為言其說無稽又酳尸在室葉氏以為在堂亦悞

祭義曾子曰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注喻貧困猶不取惡人物以事亡親也

黄氏曰粟者禄也謂父母既沒必仕於仁諸侯賢大夫之朝立身行道以終祭祀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恐辱先也孟子云士三月無君則弔失於祭祀之禮也親沒者必居於仁者之朝食禄行道以終祭祀之禮為有終也

右牲牢酒醴黍稷

祭統鋪筵設同几為依神也注同之言詷也祭者以其妃配亦不特几也疏詷共也人生時形體異故夫婦别几死則魂氣同歸於此故夫婦共几鄭注以其妃配儀禮少牢文謂祭夫祝辭不但不特設辭亦不特設其几祝辭與几皆同於夫也故鄭注同几筵云祭於廟同几精氣合也席亦共之必云同几者筵席既長几則短小恐其各設故云同几也

朱子語録問生時男女異席祭祀亦合異席今夫婦同席如何曰夫婦同牢而食家廟之制伊川只以元妃配葢古者只是以媵妾繼室故不容與嫡並配後

世繼室乃是以禮聘娶自得為正故唐會要中載顔魯公家祭有並配之儀祭於别室恐未安

蒽田案朱子答汪尚書有正廟配食止合用初配一人其再娶及庶母之屬皆各為别廟祀之云云葢朱子未定之説當以語録為正

右鋪筵設几

坊記禮非祭男女不交爵注交爵謂相獻酢　疏特牲饋食禮云主婦獻尸尸酢主婦是非祭不交爵也

內則男女非祭非喪不相授器注祭嚴喪遽授器不嫌也

家語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母康子往焉側門而與之言皆不踰閾文伯祭其祖悼子康子與焉進俎而不授徹俎而不與燕宗老不具則不繹繹不盡飫則退孔子聞之曰男女之別禮之大經公父氏之婦動中德趣度於禮矣

右交爵授器

論語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注鄭曰自其家祭肉過三日不

食是褻鬼神之餘也

朱子集註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

禮記少儀為人祭曰致福為巳而致膳於君子曰膳祔練曰告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於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其禮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臑折九个少牢則以羊左肩七个犆豕則以豕左肩五个注曰致福曰膳曰告此皆致祭祀之餘於君子也攝主言致福申其辭自

祭言膳謙也祔練言告不敢以為福膳也主人展之展省具也折斷分之也皆用左者右以祭也羊豕不言臂臑因牛序之可知

方氏慤曰膳夫所謂凡祭祀之致福也受而膳之是矣必謂之福以言祭者獲福致其餘於人而與之同其福也曰致膳者蓋祭祀不祈為已而祭非敢邀福以其味之善乃致之於君子爾於致膳曰君子則致福又可知矣至於練祔特告死者之已練而已故直以告稱之展與展墓之展同主人展之省其善否也其授使者與反命皆再拜稽首則敬之至也止言膳告而不及致福則致福者尤致其敬不嫌其不如是矣臂則脛也臑其節也

右分肉致福

論語祭如在注孔曰言事死如事生

朱子集註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先主於孝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

朱子語録問祭如在人子固是盡誠以祭不知其可使祖宗感格否曰上蔡言自家精神即祖考精神這裏盡其誠敬祖考之氣便在這裏只是一箇根苗來如樹已枯朽邊傍新根即接續這正氣來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注包曰孔子或出或病而不自親祭使攝者為之不致肅敬於

心與不祭同

朱子集註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

禮記玉藻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注如覩其人在此疏凡祭謂諸祭也容貌恭敬顏色温和似見所祭之人謂如在也方氏慤曰孝子之祭也退而立如將受命蓋容貌如見所祭者也已徹而退敬齋之色不絕於面蓋顏色如見所祭者也

凡行廟中齊齊注齊齊恭慤貌　疏廟中對神行步不敢舒散齊齊自收持嚴正之貌

祭義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慤其行也趨趨以數已祭子贛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慌惚之有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注嘗秋祭也親謂身親執事時也慤與趨趨言少威儀也趨讀如促數之言速

也漆漆讀如朋友切切自反猶言自修整也及交及與也容以遠言非所以接親親也容以自反言非孝子所以事親也此皆非與神明交之道也天子諸侯之祭或從血腥始至反饋是進熟也薦之俎豆與俎也慌惚思念益深之時也豈一端言不可以一槩也禮各有所當行祭宗廟者賓客濟濟漆漆主人慤而趨趨

方氏慤曰特言嘗則與月令言嘗犧牲祭法言享嘗乃止同義奉薦而進謂子奉所薦之時物而進之於其親也慤言奉之之容完實而無文趨趨以數言行之之節收攝而不疏濟濟者威儀之齊而遠則優游而不迫漆漆者威儀之飾自反則反覆而不苟濟濟者之遠則異乎趨數者矣漆漆之自反則異乎慤者矣容以遠若容以自反則致其飾而於神明之道不及矣以交矣致其濟濟漆漆則非以慌惚與神明交矣

慌焉若無惚焉若有神人之道幽明之際以誠心交之其狀如此

周氏謂曰濟濟之容遠也而漆漆之容自反也遠而自反非主祭者之容特其助祭者之容耳故孔子之

言祭則濟濟漆漆而親奉祭則慤而趨趨者葢言之各有所當也

孝子之祭也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注言當盡已而已如居父母前將受命而使之

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詘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絶於面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詘固也進而不愉疏

也薦而不欲不愛也退立而不如受命敎也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注詘充詘形容喜貌也進之謂進血腥也愉顏色和貌也薦之謂進孰也欲婉順貌齊謂齊莊固猶質陋也而忘本而衍字也

方氏慤曰其立之也言方待事而立也其進之者言既從事而進也其薦之也言奉其物而薦也退而立者言其進而後退也已徹而退者言既薦而後徹也蓋退而立則少退而已已徹而退則於是乎退焉詘則身之屈也愉則色之愉也欲則心之欲也退而立如將受命則順聽而無所忽焉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則愼終如始也

蕙田案詘謂身之屈進即進退之進方解得

之註訓詘為喜貌進為進血腥未的

孝子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修宮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顔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其奠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詘如語焉而未之然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是故慤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孝子之志也注百事謂齊之前後也如懼不及愛如懼不及見其所愛者也奠之謂酌尊酒奠之及酳之屬也如語焉而未之然如有所以語親而未

見荅也宿者皆出謂賔助祭者事畢出去也如將弗見然祭事畢而不知親所在思念之深如不見出也陶陶遂遂相隨行之貌思念既深如覩親將復入也術當為遂聲之誤也

禮器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為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疏正祭之時事尸在室外人將饌至戶內人於戶內受饌設於戶前相交承接在於戶也正祭後儐尸之時事尸於堂堂下之人送饌至階堂上之人於階受取是交乎階也

張子曰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亦通達連續之義也

方氏慤曰室事謂有事乎室若血毛詔於室之類堂事謂有事乎堂若羮定詔於堂之類執事者內外異位乃以內而交乎外上下異等乃以上而交乎下則尤易為力矣宜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也

蕙田案大夫無朝踐於堂之禮故註疏訓堂事為儐尸其實少牢禮正祭時自陳鼎東序至上養親嘏其有事於堂者不少不應獨指儐尸為堂事也方氏說得之

右容儀節度

郊特牲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注仲孫叔孫季孫氏皆立桓公廟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三家見而僭焉疏鄭知魯得立文王廟者案襄十二年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註云周廟文王廟也此經云諸侯不敢祖天子而文二年左傳云宋祖帝乙鄭祖厲王大夫不敢祖諸侯而莊二十八年左傳云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彼據有大功德者此據尋常諸侯大夫也

朱子語録諸侯不得祖天子然魯有文王廟左氏亦云鄭祖厲王何也此必周衰諸侯僭肆做此違條礙

法事故公廟設於私家

禮器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棁君子以為濫矣注濫亦盜竊鏤簋謂刻而飾之大夫刻為龜耳諸侯飾以象天子飾以玉朱紘天子冕之紘也諸侯青組紘大夫士當緇組紘纁邊栭謂之節梁上楹謂之棁宮室之飾士首本大夫達棱諸侯斲而礱之天子加密石焉無畫山藻之禮也方氏慤曰是皆天子之禮管仲以陪臣為之則過於奢矣奢則僭故君子以為濫濫者溢而無所制之謂也雜記所謂難為上者以此

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隘矣注隘猶狹陋也祀不以少牢與無田者同不盈禮也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澣衣濯冠儉

不務新

方氏慤曰陋者陋而無所容之謂雜記所謂難為下者以此

禮運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醆斝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注藏於宗祝巫史言君不知有也幽闇也國闇者君與大夫俱不明也醆斝先王之爵也唯魯與王者之後得用之耳其餘諸侯用時王之器而已僭君謂僭禮之君也臣之奢富擬於國君敗亂之國也孔子謂管仲官事不攝焉得儉疏大夫若有地者置官一人兼攝羣職不得具足其官大夫無地則不得造祭器有地雖造而不得具足並須假借唯公孤以上得備造故周禮四命受器鄭云此公之

孤始得有祭器者也又云王之下大夫亦四命大夫自有判縣之樂不得如三桓舞八佾一曰大夫祭不得用樂故少牢饋食無奏樂之文唯君賜乃有之大夫並為上事與君相敵則非禮也

周氏諝曰以官事不攝於聲樂皆具為非禮則然矣以祭器不假為非禮則誤矣王制曰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果大夫祭器猶且假之則燕器葢未嘗有殆非先王養成德者之義也

應氏鏞曰祝嘏辭說藏於公而不藏於私若金縢納於匱中是也周公不欲宣其事而揚己之功故命祝史勿敢言若夫常時祭祀之辭說未嘗不使人知之也故曰宣祝嘏辭說苟欲聽宗祝巫史為之而又俾私其藏不為随之矯舉則為漢之祕祝矣

葸田案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應氏之說

得之無祭器則亦無燕器孟子所謂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是也意士無田不祭其無田之大夫猶得假祭器以祭歟

春秋僖公十有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注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夷謚伯字震者雷電擊之

髙氏閌曰不曰公孫者大夫三廟宜毁而不毁故貶之也

左氏傳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　公

羊傳震之者何雷電擊夷伯之廟者也夷伯者曷為者也季氏之孚也季氏之孚則微者其稱夷伯何大之也曷為大之天戒之故大之也　穀梁傳夷伯魯大夫也因此以見天子至於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為祖注夷伯之廟過制

家語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不及二年將亡後一年而亡門人問曰昔公索氏亡其祭

牲而夫子曰不及二年必亡今過期而亡夫子何以知其然孔子曰夫祭者孝子所以自盡於其親將祭而亡其牲則其餘所亡者多矣若此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季桓子將祭齋三日而二日鐘鼓之音不絶冉有問於孔子子曰孝子之祭也散齋七日愼思其事三日致齋而一用之猶恐其不敬也而二日伐鼓何居焉

右廟祭僭忒

禮記曾子問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

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緦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

注齊衰異門則祭室中之事謂賔長獻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則士不得成禮者十一也死者無服謂若舅舅之子從母昆弟

右臨祭廢禮

王制庶人祭於寢注寢適寢也　疏此庶人祭寢謂是庶人在官府史之屬及尋常庶人此祭謂薦物以其無廟故知薦而已薦獻不可褻處故知適寢

程子曰庶人五服皆至高祖服既如是祭祀亦當如是

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雁注庶人無常牲取與新物相宜而已　疏云取與物相宜者謂四時之間有此牲穀兩物俱有故云相宜若牛宜稌羊宜黍之屬非謂氣味相宜也

陳氏禮書卵魚豚雁以時之所宜論之則春宜豚冬

宜鮮此則秋以豚夏以魚以物之相宜論之則羊宜黍豕宜稷雁宜麥魚宜苽此則黍以豚麥以魚何也蓋魚之於夏豚之於秋雁之於冬尤多而易得者也庶人之薦不過致其易得者而已月令季秋薦稲稲常穫於十月而天子以前此者為貴故與庶人異

方氏慤曰韭之性温則陽類也故以配卵卵陰物故也麥與黍皆南方之穀亦陽類也故配以魚與豚魚與豚皆陰物也稲則西方之穀則陰類也故配以雁雁陽物故也植物之陽者配以動物之陰植物之陰者配以動物之陽亦使陽不勝陰陰不勝陽而已

大戴禮無禄者稷饋稷饋者無尸無尸者厭也注庶人無常牲故以禮為主

國語楚語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又曰庶人食菜祀以魚又曰士庶人舍時

陳氏禮書庶人之死曰鬼寢而不廟薦而不祭故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雁取其與新物相宜而已國語曰庶人有魚炙

之薦而不及豚雁者舉其所易者言之也然言庶人舍時則與王制異矣古之貴者有正寢有燕寢正寢在外燕寢在内然則庶人祭於寢葢亦在外之適寢歟聘禮記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工商鄭氏曰官師以上有廟有寢工商則寢而已寢所以館士則在外可知

右庶人祭寢

禮記檀弓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

樂注終身之憂謂念其親無一朝之患謂毁不滅性也忌日謂死日不用舉吉事

方氏慤曰忌日不樂葢終身之憂有見於此

祭義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注享猶祭也饗也忌日親亡之日忌日者不用舉他事如有時日之禁也疏非謂忌日不善别有禁忌不舉事也祥善也志有所至至於親以此日亡其哀心如喪時

以孝子至意有所至極思念親不敢盡其私情而營他事也

輔氏廣曰忌日當以喪禮處之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注言思親之深

喪大記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月忌日則歸哭於宗室注歸謂歸其宮也忌日死日宗室宗子之家謂殯宫也禮命士以上父子異宮　疏朔月朔望也忌日死日也宗室適子家殯宮也庶子雖練各歸至忌日及朔望則歸殯宫也

程子曰忌日必遷主出祭於正寢葢廟中尊者所據

又同室難以獨享也

張子曰或問忌日有薦可乎曰古則無之今有於人

情自亦不害　凡忌日必告廟爲設諸位不可獨享故迎出廟設於他次既出則當告諸位雖尊者之忌亦迎出此雖無古禮可以意推薦用酒食不焚楮幣其子孫食素　古人於忌日不爲薦奠之禮特致哀示變而已

朱子語類先生母夫人忌日著黲黑布衫其巾亦然友人問今日服色何謂曰公豈不聞君子有終身之喪　問忌日當哭否曰若是哀來時自當哭又問衣

服之制曰某自有弔服絹衫絹巾忌日則服之輔廣錄

忌日祭只祭一位　問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

也不知忌日合著如何服曰唐時士大夫依舊孝服

受弔五代時某人忌日受弔某人弔之遂於坐間刺

殺之後來只是受人慰書而不接見須隔日預辦下

謝書俟有來慰者即以謝書授之不得過次日過次

日謂之失禮服亦有數等考與祖曾祖高祖各有降

殺妣與祖妣服亦不同大槩都是黲衫黲巾後來横

渠制度又別以為男子重乎首女子重乎帶考之忌日則用白巾之類疑亦是黲巾而不易帶妣之忌日則易帶而不改巾服亦隨親疎有隆殺問先生忌日何服曰某只著白絹凉衫黲巾不能做許多樣服得問黲巾以何為之曰紗絹皆可某以紗又問黲巾之制曰如帕複相似有四隻帶若當幞頭然沈僩録 問時祭用仲月清明之類或是先世忌日則如之何曰却不思量到古人所以貴於卜日也 過每於士大夫家

忌日用浮屠誦經追薦鄙俚可怪既無此理是使其先不血食也乙卯年見先生家凡值遠諱蚤起出主於中堂行三獻之禮一家固自蔬食其祭祀食物則以待賓客考妣諱日祭罷裹生絹黲巾終日一日晚到閤下尚裹白巾未除　問未葬不當時祭遇先忌如何朱子曰忌者喪之餘祭亦無妨然正寢已設几筵即無祭處亦可暫停

顔之推家訓禮云忌日不樂正以感慕罔極惻愴無聊故不接外賓不理衆務爾必能悲慘自居何限於

深藏也世人或端坐奧室不妨言笑盛營甘美厚供齋食迫有急卒客戚至交盡無相見之理蓋不知禮意乎魏世王修母以社日亡來歲社修感念哀甚鄰里聞之為之罷社今二親喪亡偶值伏臘分至之節及月小晦後忌之外所經此日猶應感慕異於餘辰不預飲讌聞聲樂及行遊也

李滌忌日答問李子當考妣忌日必杜門謝客不親書史蔬素竟日客有造謁於門者閽人辭焉他日客愠見李子再拜謝已而歎曰古禮之不明於天下也久矣檀弓曰忌日不樂祭義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又曰忌日必哀其於考妣忌日致齋於內不通賓客守先王之禮也亦情之不容已者也粵稽諸古若王修之母以社日亡每歲社日修感念哀甚里閭為之罷社祝欽明以匿親忌日而貶申日元亘以忌日辭攝祭而甘坐罰凡此咸可鑒也夫既

見賓客必接談笑而孝子之心忍乎不忍乎顏氏家訓曰忌日不樂正以感慕罔極惻愴無聊故不接外賓不理衆務而艾仲孺侍郎嘗聞其祖母于歸時衣笥中得黲黑衣婦姒皆驚駭詰之曰父母教以遇翁家忌日著此服爾當時衣冠之家猶知此禮惜今未之聞也晦菴先生每于母夫人忌日著黲黑巾衫門人問其故先生曰子豈不聞君子有終身之喪乎先生凡值先代忌日必早起出主於中堂行三獻禮闔門疏食此士大夫所當法也故曰君子有終制之喪有終身之喪有如須之喪終制之喪三年是也終身之喪忌日是也如須之喪弔日是也夫天之道陰陽不同時則當寒而燠者逆道也人之理哀樂不同日則忌日接見賓客談笑如故者逆理也君子愛人以德君其勿深答予哉客再拜曰先生教我合作忌日

答問

許夢禮教家類纂凡祭祀所以報本不可不重近世多不行四時之祭惟於忌日設祭前期不齋臨祭無儀祭畢請客飲酒皆非禮也今宜悉依家禮　忌日祭止本親用四蔬果小三牲考以妣配妣不援考

右忌日祭

中庸薦其時食

朱子集註時食四時之食各以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

蕙田案中庸薦其時食指正祭言今俗節之祭古禮所無然與薦時食之義相近故先賢

不廢家禮云俗節則獻以時食是也

朱子語録朔旦家廟用酒果望旦用茶重午中元九日之類皆名俗節大祭時每位用四味請出木主俗節小祭只就家廟止二味朔旦俗節酒止一上斟一盃　叔器問行正禮則俗節之祭如何曰韓魏公處得好謂之節祠殺於正祭某家依而行之

朱子文集答張欽夫書節祀有說葢今之俗節古所無有故古人雖不祭而情亦自安今人既以此為重

至於是日必具殽羞相宴樂而其節物亦各有宜故世俗之情至於是日不能不思其祖考而復以其物享之雖非禮之正然亦人情之不能已者但不當專用此而廢四時之正禮耳古人不祭則不敢以燕况今於此俗節既已據經而廢祭而生者則飲食燕樂隨俗自如殆非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意也必盡廢之然後可又恐初無害於義理而特然廢之不惟徒駭俗聽若恐不能行遠則是已廢之祭拘於定

制不能復舉而燕飲節物漸於流俗有時而自如也此於天理亦豈得謂安乎夫三王制禮因革不同皆合乎風氣之宜而不違乎義理之正正使聖人復起其於今日之議亦必有所處矣

丘氏濬大學衍義補家禮俗節則獻以時食如清明寒食端午中元重陽之類

右節薦

蕙田案忌日俗節之祭古人所無而今人所有且為大夫士庶人通行之禮故並列焉

春秋僖公十年左氏傳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疏傳稱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則族類一也皆謂非其子孫妄祀他人父祖則鬼神不歆享之耳

襄公六年穀梁傳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

史記趙世家趙武服程嬰公孫杵臼齊衰三年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絶正義今河東趙氏祠先人猶别舒一座祭二士矣

朱子文集答汪尚書宋公以外祖無後而歲時祭之此其意可謂厚矣然非族之祀於禮既未安而勢不及其子孫則為慮亦未遠曷若訪其族親為之置後

使之以時奉祀之為安便而久長哉但貧賤之士則其力或不足以為此或雖為之而彼為後者無所顧於此則亦不能使之致一於所後若宋公則其力非不足為若為之而割田築室以居之又奏授之官以禄之則彼為後者必將感吾之誼而不敢乏其祀矣此於義理甚明利害亦不難曉竊意宋公特欲親奉烝嘗以致吾不忘母家之意而其慮遂不及此耳若果如此則其為後者主其祭而吾特往助其饋奠亦

何為而不可顧早為之使異時史策書之可以為後世法

蕙田案非族之祀世俗亦間有之列於末條以為承祭者之戒

右不祀非族

五禮通考卷一百十三

五禮通考卷一百十四

刑部尚書秦蕙田撰

吉禮一百十四

大夫士廟祭

戰國策馮煖誡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報孟嘗君

隋書禮儀志後齊王及五等開國執事官散官從二品已

上皆祀五世五等散品及執事官散官正三品已下從五品已上祭三世三品已上牲用一太牢五品已下少牢執事官正六品已下從七品已上祭二世用特牲正八品已下達于庶人祭于寢牲用特豚或亦祭祖禰諸廟悉依其宅堂之制其間數各依廟多少為限其牲皆子孫見官之牲

文獻通考唐制一品二品四廟

唐太宗貞觀六年侍中王珪通貴漸久而不營私廟四時烝嘗猶祭於寢為法司所劾太宗優容之因官為立

廟以媿其心

開元禮三品以上時享其廟儀四品五品六品以下附

前享五日筮於廟門之外主人公服立于門東西面掌事者各服其服立於門西東面北上設筮席於闑西閾外西面筮者開韇出冊兼執之東面受命于主人主人曰孝曾孫某來日丁亥祗享於廟尚饗亥未必丁也直舉一日以言之則已亥辛亥苟有亥焉可筮者曰諾進就筮席西面以韇𣫔冊遂述曰假爾太筮有常孝曾孫來日丁亥祗享於廟尚饗乃

釋櫝坐筮訖興降席東面稱占曰從筮吉退若不吉即筮遠日還如初儀贊禮者進主人之左告禮畢掌事者徹筮席先享三日主人及亞獻終獻并執事者各散齋二日於正寢致齋一日於廟所國官僚佐之長為亞獻其次為終獻無則親賓為之子孫及凡入廟者各於其家清齋皆一宿四品五品以上同六品以下若有廟者如五品以上之儀無廟者筮于正寢之堂主人公服立于堂上楹間近東西面掌事者近西東面北上設筮席于主人之西筮者開櫝出冊兼執之東面受命于主人主人曰孝孫某來日丁亥春祠其餘並同五品以上儀亞獻終獻親賓為之前一日之夕清掃內外掌廟者整

拂神幄六品以下無廟者但清掃內外贊禮者設主人之位於東階西面亞獻終獻位於主人東南掌事者位於終獻東南俱重行西向北上設子孫之位於庭重行北面西上設贊唱者位於終獻西南西面又設亞獻以下位於門外之東執事者在南差退俱西向設牲於南門之外當門北面以西為上掌牲者位於牲西北東面諸祝位於牲後俱北向設亞獻省牲位於牲前近東西向設祭器之數每室罇二簋二簠二甑二鉶二俎二籩豆一品二品各

十三品八四品五品各六六品以下簋簋鉶㽅俎各一籩豆各二掌事者以罇入設前楹下各於室户六品以下無廟者不言室户之東北面西上皆加勺冪首座爵一餘座皆爵四置于坫四品五品六品以下皆置于罇下加勺冪設祭器於序東西向每座簋在前簠次之㽅次之鉶次之籩次之豆次之俎在後每座異之皆以南為上屈陳而下設洗於東階東南東西當東霤五品以上同六品以下當東榮餘同南北以堂深罍水在洗東加勺冪篚在西南肆實爵三巾二於篚加冪凡器物皆濯而陳之執罇罍洗篚者各於罇罍洗篚之後掌

牲者以牲就榜位贊禮者引亞獻入詣東階升堂徧視滌濯於視滌執罇者皆舉冪告潔訖降就省牲位亞獻省牲掌牲者前東面舉手曰腯還本位諸祝各循牲一帀北面舉手曰充俱還本位祝與掌牲者以次牽牲付廚贊禮者引終獻詣省鼎鑊視濯溉亞獻以下每事訖各還齋所執饌者入徹籩籩豆俎鉶以出享日未明烹牲於廚夙興掌饌者實祭器牲體皆載右胖前脚三節節一段肩臂臑皆載之後脚三節節一段去下一節載上肫胳二節又取正脊脡脊橫脊短脅正脅代脅各二骨以並餘皆不設簋實稷黍簠實稻粱籩實石鹽乾脯棗栗之屬豆實醢

醬齏葅之類六品以下簋實稷簠實黍籩實脯棗豆實葅醢餘同五品以上主人以下各服其服掌事者入實罇罍每室二罇一實玄酒爲上一實醴齊次之祝版各置於坫四品五品六品于尊所諸祝與奄人四品五品無奄入六品以下于正寢室内入立於庭北面西上立定皆再拜訖升自東階以次出神主各置於座夫人之主奄人奉出俱並席處右四品五品祝奉訖升整拂几筵六品以下祝設神座于正寢室内祖在西東面禰在祖東北皆有几筵質明贊禮者引亞獻以下及子孫俱就門外位贊唱者先入就位諸祝與執罇罍者入立於庭北面西上立定贊唱者唱再拜祝以下俱再

拜各就位掌饌者奉饌陳於門外贊禮者引主人入就位又贊禮者引亞獻以下及子孫以次入就位立定贊唱者曰再拜主人以下皆再拜贊禮者進主人之左白請行事退復位掌饌者引饌入升自東階諸祝迎引於階上各設於神座前（籩居右豆居左簠簋甑鉶居其間羊豕二俎横重陳于右腊俎特于左四品五品六品特牲俎横于前）執爐炭蕭稷膟膋者各從其俎升置于室戶外之左（六品無廟則設于堂戶外之左餘同）其蕭稷各置于爐炭下施設訖掌饌以下降出諸祝各取蕭稷擩於脂燔於

爐炭還罇所贊禮者引主人詣罍洗執罍者酌水執洗者跪取盥興承水主人盥手執篚者跪取巾於篚興進主人拭手執篚者受巾跪奠於篚遂取爵興以進主人受爵執罍者酌水主人洗爵執爵者又跪取巾於篚興進主人拭爵訖受巾跪奠於篚奉盤者跪奠盤興凡取物者跪俛伏而取以興奠物則奠訖俛伏而後興贊禮者引主人自東階升堂詣某祖酒罇所六品以下詣祖下倣此執罇者舉冪主人酌酒贊禮者引主人進詣某祖座前北面跪奠爵興出户北面立

四品五品同六品以下西祝持板進於室户外之右東向奠爵興少退西向立面（四品五品同六品以下持板進祖座之右北面）祝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孝曾孫某官封某（無封者單稱官六品以下稱孝孫餘同無官者稱名）敢昭告于某祖考某謚封祖妣某邑夫人某氏時維仲春（夏云仲夏秋云仲秋冬云仲冬）伏增遠感謹以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嘉蔬嘉薦（四品五品云柔毛剛鬣嘉薦普淖六品以下無柔毛餘同五品）醴齊恭薦祠享（春云祠夏云礿秋云嘗冬云烝）于某祖考某謚封某祖妣夫人某氏配尚饗（祖考及孫各依尊卑稱號其祝文四品以下同）訖興主人再拜祝

進跪奠板於神座興還罇所贊禮者引主人以次酌獻如上儀唯不盥洗訖贊禮者引主人詣東序西向立四品五品同六品以下詣先祖座前近東西向立餘同諸祝各以爵酌福酒合置一爵一祝持爵進主人之左跪祭酒啐酒奠爵興諸祝各帥執饌者以俎入減神前俎肉共置一俎上又以籩徧取黍稷飯共置一籩祝先以飯籩進主人受以授左右祝又以俎次授主人每受以授左右訖主人跪取爵遂飲卒爵祝進受爵復于坫四品五品六品復于尊所下倣此主人興再拜贊

禮者引主人降自東階還板位西向立主人獻將畢贊禮者引亞獻詣罍洗盥手洗爵升自東階詣某祖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亞獻酌清酒贊禮者引亞獻進詣某祖神座前北向跪五品以上同六品以下詣先祖前西向跪奠爵興少退再拜奠爵興出戶北向再拜贊禮者引亞獻如上儀訖贊禮者引亞獻詣東序西向立五品以上同六品詣祖座近東西向立諸祝各以爵酌福酒如初獻儀唯不受胙又贊禮者引終獻亦如初獻儀訖降復位諸祝皆進神座前跪徹豆興還罇所徹者籩豆

各一少移于故處　贊唱者曰再拜非飲福受胙者皆再拜贊唱者又曰再拜主人以下皆再拜贊禮者進主人之左白禮畢遂引主人出贊禮者引亞獻以下出子孫以次出諸祝及執罇罍篚者俱復執事位立定贊唱者曰再拜諸祝以下皆再拜執罇罍篚者出諸祝與奄人匱神主納於埳室如常儀訖祝板焚於齋所四品五品以下無匱神主以褒聖侯祀孔宣父廟及王公以下皆用此禮惟祝文別

三品以下祫享其廟

前享五日筵於廟門之外齋及設位牲榜祭器省牲皆如時饗之儀掌事者以罇坫入設於廟堂上皆於神座左昭座之罇在前楹間北向始祖及穆座之罇在户外南面俱以近神為上皆加勺羃若始祖在曾祖以下則設罇依親廟之式其首座爵一餘座爵四各置於坫設祭器於序東西向每座簋在前簋次之甑次之鉶次之籩次之豆次之俎在後每座異之皆以南為上屈陳而下設洗於東階東南東西當東霤南北以堂深罍水在洗東加勺羃篚在洗西南肆實爵三

巾二於篚加羃凡器皆濯而陳之執罇罍篚羃者各位於罇罍篚羃之後享日未明牽牲於厨夙興掌饌者實祭器牲體折節所載及諸祭器所實如時享掌廟者設神座於廟堂之上自西序以東始祖座於西序東向昭座於始祖座東北南向穆座於東南北向俱西上若始封者仍在曾祖以下則空東面之座依昭穆南北設之每座皆有屏風几席設趺匱如式主人以下各服其服掌事者入實罇罍每室四尊一實醴齊為上一實盎齊次之玄酒各實於上罇設玄酒者重古陳而不酌祝版各置於坫諸祝與奄者入立於庭北面西上掌事者持腰輿

從入立於東階下西面立定祝與奄者皆再拜訖帥腰輿升自東階詣始祖廟入開㫖室出神主置於輿出詣座前以主置於座以次出神主如上儀訖還齋所夫人之主奄人奉出俱並西出處右質明贊者引亞獻以下及子孫俱就門外位贊唱者先入就位諸祝與執罇罍者入立於庭北面西上立定贊唱者曰再拜祝以下皆再拜各就位掌饌者帥執饌者奉饌陳於門外贊禮者引主人入就位又贊者引亞獻以下及子孫以次入就位立定贊唱者曰

再拜主人以下皆再拜贊禮者進主人之左白請行事退復位掌饌者引饌入升自東階諸祝迎引於階上各設於神座前籩居右豆居左簠簋甑鉶居其間羊豕二俎横陳重於右腊俎特於左執罏炭蕭稷膟膋者從其俎升設於神座之左少後其蕭稷各置於罏炭下施設訖掌饌者以下降出諸祝各取蕭稷擩於脂燔於罏炭還罇所贊禮者引主人詣罍洗執罍者酌水執洗者跪取盤興承水主人盥手執篚者跪取巾於篚興進主人拭手執篚者受巾跪奠於篚遂取

爵興以進主人受爵執篚者酌水主人洗爵執篚者又跪取巾於篚興進主人拭爵訖受巾跪奠於篚奉盤者跪奠盤興贊禮者引主人自東階升堂詣始祖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主人酌醴齊贊禮者引主人進詣始祖神座前西向跪奠爵興少退西向立祝持板進神座之右北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孝曾孫某官封某官敢昭告於始祖考某謚封祖妣夫人某氏歲序推遷伏增遠感謹以柔毛剛鬣明粢薌萁嘉齊恭薦祫

事于始祖考某諡封始祖妣夫人某氏配座尚饗祖考及子孫各依尊卑稱號其祝文同　案禮不王不禘大夫有事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三品以下皆大夫士也祫祭先祖則可行也安得云禘享乎唐開元禮品官亦云薦禘事是僭禮也故前享五日節注中禘享設未毁廟之罇坫於前楹下享日設神座節注中禘又設未毁廟主各于其室出神主節注中禘又以次出毁廟主置于室内之座及祝文註禘云禘事一概削去訖興主人再拜進跪奠板於神座興還罇所贊禮者引主人依昭穆酌獻如上儀唯不盥洗訖贊禮者引主人詣東序西向立諸祝各依爵酌福酒合置一爵祝持爵進主人之左北向主人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

奠爵興諸祝各帥執饌者以俎進減神座前胙肉共置一俎上又以籩徧取稷黍飯共置一籩祝先以飯籩進主人受以授左右祝又以俎以次進主人每受以授左右訖主人遂飲卒爵祝進受爵復於坫主人降自東階還本位西向立主人獻將畢贊禮者引亞獻詣罍洗盥手洗爵升自東階詣始祖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亞獻酌盎齊贊禮者引亞獻進詣始祖神座前西向跪奠爵興少退西向再拜贊禮者引亞獻以次酌獻如上儀贊禮

者引亞獻詣東序西向立諸祝各以爵酌福酒如初獻之儀唯不受胙又贊禮者引終獻升獻飲福如亞獻之儀訖降復位諸祝皆進神座前跪徹豆興還罇所贊禮曰再拜非飲福受胙者皆再拜贊唱者又曰再拜主人以下皆再拜贊禮者進主人之左白禮畢遂引主人出贊者引亞獻以下及子孫以次出諸祝與執罇罍篚者俱復執事位立定贊唱者曰再拜諸祝以下皆再拜執罇罍篚者出諸祝與奄者匱神主置於輿納於㫖室如

常儀

唐書禮樂志天寶十載京官正員四品清望及四品五品清官聽立廟勿限兼爵雖品及而建廟未逮亦聽寢祭廟之制三品以上九架厦兩旁三廟者五間中為三室左右厦一間前後虛之無重栱藻井室皆為石室一於西墉三之一近南距地四尺容二主廟垣周之為南門東門門屋三室而上間以廟增建神厨于廟東之少南齋院於東門之外少北制勿逾于廟三品以上有神

主五品以上有几筵牲以少牢羊豕一六品以下特豚不以祖禰貴賤皆子孫之牲牲闕代以野獸五品以上室異牲六品以下共牲二品以上室以籩豆十三品以八四品五品以六五品以上室皆簠二簋二甑二鉶二俎二尊二罍二勺二爵六盤一坫一篚一牙盤胙俎一祭服三品以上玄冕五品以上爵弁六品以下進賢冠各以其服凡祔皆給休五日時享皆四日散齋二日于正寢致齋一日于廟子孫陪者齋一宿于家始廟則署

主而祔後喪闋乃祔喪二十八月上旬卜而祔始神事之矣王公之主載以輅大夫之主以翟車其餘皆以輿天子以四孟臘享太廟諸臣避之祭仲而不臘三歲一祫五歲一禘若祔若常享若禘祫十日齋戒省牲視滌濯鼎鑊亨牲實饌三獻飲福受胙進退之數大抵如宗廟之祀以國官亞終獻無則以親賓以子弟其後不卜日而筮用亥祭寢者春秋以分冬夏以至日若祭春分則廢元日然元正歲之始冬至陽之復二節最重祭不

欲數乃廢春分通爲四祠器以烏漆差小常制祭服以進賢冠主婦花釵禮衣後或改衣冠從公服無則常服凡祭之在廟在寢既畢皆親賓子孫慰主人以常服見若宗子有故庶子攝祭則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通祭三代而宗子畀則以上牲祭宗子家祝曰孝子某爲其介子某薦其常事庶子官尊而立廟其主祭則以支庶封官依大宗主祭兄陪於位以廟由弟立已不得延神也或兄弟分官則各祭考妣于正寢凡殤及

無後皆祔食於祖無祝而不拜設座祖左而西向亞獻者奠祝乃奠之一獻而止其後廟制設幄當中南向祔坐無所施皆祭室户外之東而西向親伯叔之無後者祔曾祖親昆弟及從父昆弟祔于祖親子姪祔于禰寢祭之位西上祖東向而昭穆南北則伯叔之祔者居禰下之穆位北昆弟從父昆弟居祖下之昭位南向子姪居伯叔之下穆位北向以序尊卑凡殤無後以周親及大功為斷古者廟于大門内奉出寢于陵側故王公亦

建廟于墓既廟與居異則宮中有喪而祭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祭外喪齊衰以下行之

圖書集成唐韓雲卿故中書令贈太子太師崔公家廟碑銘畧尚書右僕射趙國公圓懿天子罷朝三日丧禮贈賻加異常數詔贈太子太師謚曰某嗣子𤼵歛卒舊禮五月而葬二十五月而祥既祥始立廟于洛邑曰考廟皇考廟階二尺有七寸從四尋衡八尋三尺五楹外垂四阿圬墁采椽不施丹雘齋宮𥦗室庭垣稱之寢廟既成庭除既平備器撰服先饗七日致齋具物君子曰吾觀崔氏之饗有以知禘嘗之義焉古者諸侯立五廟廟有鼎與樂有國之制侯伯有爵而無土廟有鼎祭有樂不克立五廟而立三廟不

銘于鼎而

銘于碑

文獻通考德宗貞元十三年勅贈太傅馬燧祔廟宜令所司供少牢仍給鹵簿

憲宗元和七年十一月太子少傅判太常卿事鄭餘慶建立私廟將祔四代神主廟有二夫人疑于祔配請禮院詳定修撰官太學博士韋公肅議曰古者一娶九女自秦漢以下不行此禮遂有再娶之說前娶後繼並是正嫡則偕祔之義于禮無嫌謹案晉驃騎大將軍溫嶠相繼有三妻疑並為夫人以問太學博士陳舒議以妻

雖先没榮辱並隨夫也禮祔于祖姑祖姑有三人則各祔舅之所生如其禮意三人皆夫人也秦漢以來諸侯不復一娶九女既生娶以正禮没不可貶自後諸儒咸用舒議且嫡繼于古則有殊制于今則無異等今王公再娶無非禮聘所以祔祀之議不得不同至於卿士之家寢祭亦二妻位同几席豈廟享之禮而有異乎是知古者廟無不嫡防姪娣之爭競今無所施矣古之繼室皆媵妾也今之繼室皆嫡妻也不宜援古一娶九女之

制也而使子孫祭享不及或曰春秋聲子不入魯侯之廟如之何謹案魯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聲子之姪娣非正也自不合入惠公之廟明矣又武公生仲子則仲子歸于魯生桓公而惠公薨立宫而奉之追成父志别為宫也尋求禮意則當然矣未見前例如之何謹案晉南昌府君廟有荀氏薛氏景侯有夏侯氏羊氏聖廟睿宗廟有昭成皇后竇氏肅明皇后劉氏故太師顔魯公祖廟有夫人殷氏繼夫人柳氏其流甚多不可悉數畧

稽禮文參諸故事二夫人並祔于禮為宜

蕙田案程子有只以元妃配享之説又有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則以所生母配之説朱子並以為不然而曰凡是嫡母無先後皆當並祔合祭故知陳舒韋公肅之議為深得禮意

圖書集成韓愈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元和八年十一月壬子上命召比部郎中韓愈至政事堂傳詔曰田弘正始有廟京師朕惟弘正先祖父厥心靡不嚮帝室訖不得施乃以教付厥子維弘正

銜訓事嗣朝夕不怠以能迎天之休顯有丕功惟父子繼忠孝予惟寵嘉之是以命汝愈銘伏念昔者曾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賓命其史臣克作爲駉駜泮閟之詩使聲于其廟以假魯靈今天子嘉田侯服父訓不違用康靖我國家蓋寵銘之所以休寧田氏之祖考得立廟祭三代曾祖都水使者府君

祭初室祖安東司馬贈兗州刺史府君祭二室兵部府君祭東室

唐書韋彤傳會昌五年詔京城不許羣臣作私廟宰相李德裕等引彤所議古制廟必中門之外吉凶皆告以親而尊之不自專也今俾立廟京外不能得其意于禮宮之南九坊三坊曰圍外地荒立廟無嫌餘六坊可禁

詔不許聽準古即所居立廟

蒽田桀詔書是也立廟園外豈得為家廟乎盧弘宣似弘宣患士庶人家祭無定儀乃合十二家法損益其當次以為書

文獻通考唐宣宗大中五年十一月太常禮院奏據崔龜從奏臣準式合立私廟伏準會昌五年二月一日勅百官並不得京内置廟如欲于京内置廟者但准古禮於所居處置即不失敬親之禮者伏以武宗時縁南

郊行事見六門街左右諸坊有人家私廟遂令禁斷且不欲令御路左右有廟宇許人私第內置則近北諸坊漸逼宮闕十年之內悉是人家私廟今若人家居地寬廣或隣里可吞併者必便置廟以展孝思或居處偏狹鄰里無可開廣者便是終身廢廟享之榮公私情理皆極不便國朝二百餘年在私家側近者不過三數家今古殊禮頗為褻黷其餘悉在近南遠坊通行已久今若緣南路不欲令置私廟卻令居處建立廟宇即須種植

松栢及白楊樹近北諸坊又恐未便以臣愚見天門街左右諸坊不許置廟其餘圍外遠坊本是隙地并舊是廢廟者許令建立即天門街側近既無私廟近北諸坊又免百官占地立廟并官至三品盡得升祔禰無乖禮經中外官僚已至三品者皆望有此釐革伏請下太常禮院重定立廟制度及去處庶得禮可遵行事無乖當奉今月一日勑宜依所奏下太常禮院審詳制度分析奏聞者伏以事亡如存典禮攸重今百官悉在京師若

不許于京內置廟則烝嘗之禮難復躬親孝思之心或
乖薦奠若悉令于居處置廟又緣近北諸坊便於朝謁
百官第宅布列坊中其間雜以居人棟宇悉皆連接今
廣開則鄰無隙地毁廟貌則禮闕敬親若令依會昌五
年勑文盡勒于所居置廟兼恐十數年間私廟漸逼于
宫墻齊人必苦于吞併臣具詳本末冀便公私今請夾
天門街左右諸坊不得立私廟其餘外圍遠坊任取舊
廟及擇空閑地建立廟宇應立廟之初先取禮司詳定

兼請准開元禮二品以上祠四廟三品祠三廟三品以下不須爵者四廟外有始封通祠五廟三品以上不得過九架並厦兩頭其三室廟制合造五間其中三間隔為三室兩頭各厦一間虛之前後亦虛之每室廟垣合開南門東門並有門屋餘並請准開元禮及曲臺禮為定制其享獻之禮除依古禮用少牢特牲饋食外有設時新及今時熟饌者並聽仍請永為定式勅旨宜依

蕙田案古者左廟右寢廟寢相連即神依乎

人之義私廟設天門街與另覓遠坊隙地建立者皆非禮意也

北夢瑣言唐劉舍人蛻桐廬人早以文學應進士舉其先德誡之曰任汝進取窮之與達不望于汝吾若没後慎勿祭祀乃乘扁舟以漁釣自娛竟不知其所適紫微歷登華貫出典商於霜露之思于是乎止臨終亦誡其子如先考之命蜀禮部尚書纂即其息也嘗與同列言之君子曰名教之中重于喪祭劉氏先德是何人斯苟同隱逸之流何傷救水之禮紫微以儒而進爵比通侯遵乃父之緒言紊先王之舊制報本之敬能便廢乎

退朝錄祕府有唐孟詵家祭儀孫氏仲饗儀數種大抵以士人家用臺卓享祀類几筵乃是凶祭其四仲

吉祭當用平面氈條屏風而已

蒽田案祭祀可廢耶禮先亡矣劉舍人從親之命直從其亂命而已家語仰視榱桷俯察几筵祭統鋪筵設同几几筵豈定是凶祭臺卓既先人所曾用便是合用之物謂其類于凶祭不經甚矣

宋史仁宗本紀慶歷元年十一月大赦改元臣僚許立家廟功臣不限品數賜戟

禮志羣臣家廟本于周制適士以上祭于廟士庶以下祭于寢唐原周制崇尚私廟五季之亂禮文大壞士大夫無襲爵故不建廟而四時寓祭于室慶歷元年南郊赦書應中外文武官並許以舊式立家廟

仁宗本紀皇祐二年十二月甲申定三品以上家廟制

禮志羣臣家廟宋庠又以為言乃下兩制禮官詳定其制度官正一品平章事以上立四廟樞密使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事簽書院事見任

前任同宣徽使尚書節度使東宫少保以上皆立三廟餘官祭于寢凡得立廟者使嫡子襲爵以主祭其襲爵世降一等死即不得作主祔廟别祭于寢自當立廟者即祔其主其子孫承代不計廟祭寢祭並以世數疏數遷祧始得立廟者不祧以比始封有不祧者通祭四廟五廟廟因衆子立而嫡長子在則祭以適長子主之適長子死即不傳其子而傳立廟者之子凡立廟聽于京師或所居州縣其在京師者不得于裏城及南郊御路

之側仍別議襲爵之制既以有廟者之子孫或官微不可以承祭而朝廷又難盡推襲爵之恩事竟不行

蕙田案廟制可復而襲爵決不可行以襲爵

格礙廟制拘牽甚矣

文獻通考至和二年宰臣宋庠言慶歷郊祀赦書許文武官立家廟而有司終不能推述先典明喻上仁因循顧望遂踰十載使王公薦享下同委巷衣冠昭穆雜用家人緣偷襲弊甚可嗟也臣嘗因進對屢聞聖言謂諸

臣専殖第産不立私廟寧朝廷勸戒有所未孚將風教頽陵終不可復睿心至意形於太息臣每求諸臣所以未即建立者誠亦有由葢古今異儀封爵殊制因疑成憚遂格詔書禮官既不講求私家何縁擅立且未信而望誠者上難必責從善而設教者下或有違若欲必如三代冢嫡始封之重山川國邑之常然後議之則墜典無可復之期夫建宗祏序昭穆别貴賤之等所以為孝乃有過于殖産利營居室以遺子孫之業或至與民爭

利顧不以為恥逮夫立廟則曰不敢寧所謂去小違古而就大違古者諸臣之惑不亦甚乎於是下兩制與禮官詳定制度

嘉祐三年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文彦博言伏覩禮官詳定私廟制度平章事以上許立四廟臣欲乞于河南府營創私廟乞降勅指揮從之

司馬温公集文潞公先廟碑記先王之制自天子至于官師皆有廟君子將營宫室宗廟為先居室為後及秦非笑聖人蕩滅典禮務尊君卑臣于是天子之外無敢營宗廟者漢世公卿貴人多建祠堂于墓所

在都邑則鮮焉魏晉以降漸復廟制其後遂著于令以官品為所祀世數之差唐侍中王珪不立私廟為執法所糾太宗命有司為之營構以恥之是以唐世貴臣皆有廟及五代蕩析士民求生有所未遑禮頽教壞廟制遂絶宋興夷亂蘇疲久而未講仁宗皇帝閔羣臣貴極公相而祖禰食于寢儕于庶人慶歴元年因郊祀赦聽文武官依舊式立家廟令雖下有司莫之舉士大夫亦以耳目不經往往不知廟之可設于家也皇祐二年天子宗祀禮成平章事宋公奏言請下禮官儒臣議定制度于是翰林承旨而下共奏請自平章事以上立四廟東宮少保以上三廟其餘器服儀範俟更參酌以聞是歲十二月詔如其請既而在職者違慢相尚迄今廟制卒不立公卿亦安故習常得諉以為辭無肯倡衆為之者獨平章事文公首奏乞立廟河南明年七月有詔可之然尚未知築構之式靡所循依至和初西鎮長安訪唐廟之存者

得杜岐公遺跡止餘一堂四室及旁兩翼嘉祐元年始倣而營之三年增置前兩廡及門東廡以藏祭器西廡以藏家譜齋祊在中門之右省牲展饌滌濯在中門之左庖廚在其東南其外門再重西折而南出四年秋廟成公以入輔出藩未嘗踰時安處于洛元豐三年秋留守西都始釁廟而祀焉公以廟制未備不敢作主用晉荀安昌公祠制作神板采唐周元陽議祀以元日寒食春秋分冬夏至致齋一日又以或受詔之四方不常其居乃酌古諸侯載主之義作車奉神板以行此皆禮之從宜者也

邵博編近世士大夫家祭祀多苟且不經惟杜正獻公家用其遠祖叔廉書儀四時之享以分至日不設椅卓惟用平面席褥不焚紙幣以子弟執事不雜以婢僕先事致齋之類頗為近古又韓忠獻公嘗集唐御史鄭正則等七家祭儀參酌而用之名曰韓氏參用古今家祭式其法與杜氏大畧相似而參以時宜

如分至之外元日端午重九七月十五日之祭皆不廢以為雖出于世俗然孝子之心不忍違衆而忘親也其説多近人情最為可行

蘇頌傳頌皇祐五年召試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至和中文彦博為相請建家廟事下太常頌議以為禮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是有土者乃為廟祭也有田則有爵無土無爵則子孫無以繼承宗祀是有廟者止于其躬子孫無爵祭乃廢也若參合古今之制依約封爵之令為之等差錫以土田然後廟制可議若猶未也即請考案唐賢寢堂祠饗儀止用燕器常食而已

蔥田案頌議可謂泥古而不察理者圭田雖廢品官有禄可以無田而不廟耶

退朝錄皇祐中宗衮請置家廟下兩制禮官議以為廟堂當靈長若身沒而子孫官微即廟隨毀請以其子孫襲三品階勳及爵庶常得奉祀不報

蕙田案父為大夫子為士祭以士不聞毀廟也宋臣之議極似以立廟邀恩宜其不報也異哉

李涪刊誤禮嫡士立二廟庶人祭于寢累代禮文不易斯義開元十二年勑一品許祭四廟三品許祭三廟五品二廟嫡士亦許祭二廟爾後禮令並無革易古者廟連于家家主之喪則殯于西階之上鄉人儺孔子朝服立于阼階又曰喪不慮居為無廟也則知居不違廟禮典昭然近代顯居上位率多祭寢亦嘗

癸問皆曰官品未宜有位至將相者奏請之詞則曰臣官階並及三品準令合立私廟是不知舊制妄有論奏廟貌申敬用展孝思豈于霜露之情合俟朝廷之命蓋以將同列戟先白有司既展哀榮宜遵典故原其奏請之因蓋以廟不在其家或于坊選吉地乃為府縣申奏或有官居顯重慎慮是宜營構之初亦自間奏相習既久致立廟須至聞奏

司馬溫公書儀凡祭用仲月王制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注祭以首時薦以仲月今國家惟享太廟孟月自周六廟濮王廟皆用仲月以此私家不敢用孟月主人即曰在此男家長也曲禮支子不祭曾子問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古者諸侯卿大夫宗族聚于一國故可以如是今兄弟仕宦散之四方雖支子亦四時念親安得不祭也及弟子孫皆盛服

親臨筮日於影堂外少牢饋食禮曰用丁巳又主人曰來日丁亥注丁未必亥也直舉一日以言之耳禘于太廟禮曰日用丁亥不得丁亥則已亥辛亥亦用之無則苟有亥焉可也孟詵家祭儀用二至二分然今仕宦者職業殊繁但時至事暇可以祭則卜筮亦不必亥日及分至也若不暇卜日則止依孟儀用分至于事亦便也仁宗時嘗有詔聽太子少保以上皆立家廟而有司終不為定制度惟文潞公立廟于西京他人皆莫之立故今但以影堂言之主人西向立衆男在其後共為一列以長幼為叙皆北上置卓子於主人之前設香爐香合及蓍于其上主人搢笏進焚香薰而命之曰某將以某日諏此歲時適其祖考尚饗乃退立以著授筮者令

西向筮不吉則更命日（或無能筮者則以杯珓代之）既得吉日乃入影堂主人北向子孫在其後如門外之位西上主人搢笏進焚香退立祝懷辭（書辭于紙）出於主人之左東向搢笏出辭跪讀之曰孝孫具官（無官則但稱名）某將以某日祗薦歲事于先祖先妣占既得吉敢告卷辭懷之執笏興復位主人再拜皆出（古者四時之祭習以為常故筮日宿尸賓而不告祖考今始變時俗筮日而祭故不得不告蓋人情當然）前期三日主人帥諸丈夫致齋于外（男十歲以上皆居宿于外）主婦帥諸婦女致齋于內雖得飲酒而不至亂

亂謂改其常度食肉不茹葷葷謂葱韭蒜之類有臭氣之物不弔喪不聽樂凡凶穢之事皆不得預專致思於祭祀祭義曰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齋三日乃見所為齋者前期一日主人帥衆丈夫及執事者灑掃祭所影堂迫隘則擇廳堂寬潔之處以為祭所滌濯祭器主人縱不親滌亦須監視務令蠲潔設椅卓考妣並位皆南向西上古者祭于室中故神坐東向自後漢以來公私廟皆同堂異室南向西上所以西上者神道尚右故也主婦主人之妻也禮舅沒則姑老不與于祭主人主婦必使長男及婦為之若或自欲預祭則特位於主婦之前參神畢升立於酒壺之北監視禮儀或老疾不能久立則休于他所俟受胙復來受胙辭神而已帥衆婦女滌

釜鼎具祭饌注往歲士大夫家婦女皆親造祭饌近日婦女驕倨鮮肯入庖廚凡事父母姑舅雖有使令之人必身親之所以致其孝恭之心今縱不能親執刀匕亦須監視庖廚務令精潔未祭之物勿令人先食之及為猫犬及鼠所盜汚開元禮六品以下祭亦有省牲陳祭器等儀縏士大夫家祭其先者未必皆殺牲又簠簋籩豆鼎俎罍洗皆非私家所有今但能別置椀楪等器專供祭祀平時收貯勿供他用巳善矣時蔬時果各五品膾今紅生炙今炙肉羹今炒肉殽今骨頭軒今白肉音獻脯今乾脯醢今肉醬庶羞猪羊之外珍異之味麵食如薄餅油餅胡餅蒸餅棗糕環餅捻頭餺飥之類是也米食謂黍稷稻粱粟所為飯及粢餻團粽餳之類皆是也共不過十五品若家貧或鄉土異宜或一時所無不能辦此則各隨其所有蔬果肉麵米食各數品可也執事

者設盥盆有臺于阼階東南帨巾有架在其北盥濯手也帨手巾也此主人以下親戚所盥無阼階則以階之東偏爲阼階西偏爲西階又設盥盆帨巾無臺架者於其東此執事者所盥少牢饋食禮設洗于阼階東南設罍水于洗東有枓設篚于洗西南肆開元禮倣此又云贊禮者引主人詣罍洗執罍者酌水執洗者取盥承水主人盥手執篚者受巾遂進爵主人詣酒罇所執罇者舉羃私家之人恐難備今但設盥盆帨巾使自盥手帨手以從簡易明日夙興主人以下皆盛服丈夫有官者具公服靴笏無官者幞頭衫帶婦人大袖裾帔各隨其所應服之盛者主人主婦帥執事者詣祭所於每位設蔬果各于卓子南端酒盞匕筯茶盞托醬楪實以醬鹽醯於卓子北

端（禮主婦薦籩豆設黍稷主人舉鼎設俎今使主婦帥婦女薦蔬果粢盛主人帥衆男薦肉亦倣此）執事者設玄酒一瓶（其日取井華水充）酒一瓶于東階上西上别以卓子設酒注酒盞刀子拭布于其東設香卓於堂中央置香爐香合於其上裝灰瓶設火爐湯瓶香匙火筯于西方對瓶實水于盥盆質明庖者告饌具主人主婦共詣影堂二執事舉祠版笥主人前導主婦主婦從後衆丈夫在左衆婦女在右從至祭所置于西階上火爐之西向主人主婦盥手帨手各奉祠版置于其位考先

妣後主人帥衆丈夫共為一列長幼以序立于東階下北向西上主婦帥衆婦女如衆丈夫之叙婦以夫之長幼不以身之長幼立於西階下北向東上執事者立於其後共為一列亦西上位定俱再拜此參神也少牢饋食禮將祭主人朝服即位于阼階東西面祝告利成主人立于阼階上西面尸出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此皆主人之正位也卒脀祝盥于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尸內西面祝酌奠主人西面再拜稽首皆為几筵之在西也尸升筵主人西面立于戶內拜妥尸尸醋主人主人西面奠爵拜皆為尸之在西也開元禮贊禮者設主人之位于東階下西面亞獻終獻位于主人東南掌事者位終獻東南俱重行西向北上設子孫之位于庭重行北面西上設贊

唱者位于終獻西南西南向曰參神皆就此位案今民間祠祭必向神位而拜無神在北而西向拜者故此皆北向向神而立及拜主人升自阼階立于香卓之南搢笏焚香古之祭者不知神之所在故灌用鬱鬯臭陰達于淵泉蕭合黍稷臭陽達于墻屋所以廣求其神也今此禮既難行于士民之家故但焚香酹酒以代之再拜降復位祝及執事者皆盥手帨手執事者一人升開酒拭瓶口實酒于注子取盞斟酒西向酹庖人先用飯𣶒陳饌于盥帨之東衆丈夫盥手帨手主人帥之搢笏奉肉食主人升自阼階衆丈夫升自西階以次設于曾祖考妣祖考妣考妣神

座前蔬果之北降執笏復位衆婦女盥手帨手主婦帥之奉麵食升自西階以次設于肉食之北降奉米食升自西階以次設于麵食之北降復位主人升自阼階詣酒注所西向立執事者一人左手奉曾祖考酒盞右手奉曾祖妣酒盞一人奉祖考妣酒盞一人奉考妣酒盞皆如曾祖考妣之次就主人所主人搢笏執注以次斟酒執事奉之徐行反置故處主人出笏詣曾祖考妣神座前北向執事者一人奉曾祖考酒盞立於主人之左

一人奉曾祖妣酒盞立于主人之右主人搢笏跪取曾
祖考酒酹之授執事者盞返故處主人出笏俛伏興少
退立祝懷辭出主人之左東向搢笏出辭跪讀之曰維
年月日孝子曾孫具位某敢用柔毛牲用豕則曰剛鬣嘉薦普
淖用薦歲事于曾祖考某官府君曾祖妣某封某氏配
尚饗祝卷辭懷之執笏興主人再拜次詣祖考妣考妣
神座皆如曾祖考妣之儀祝辭之異者祖曰孝孫薦歲
事于祖考妣父曰孝子薦歲事于考妣獻畢祝及主人

皆降位次亞獻終獻以主婦或近親為之盥手帨手若已嘗盥手者更不盥升自西階斟酒酹酒皆如上儀惟不讀祝既遍主人升自東階脫笏執注子徧就斟酒盞皆滿執笏退立于香卓東南北向主婦升自西階執匕扱黍中西柄扱初洽切正筯立于香卓西南北向主人再拜主婦四拜少牢饋食禮七飯尸告飽祝西面于主人之南獨侑不拜侑曰皇尸未實侑勸也又曰尸又食上佐食舉肩尸不飯告飽主人不言拜侑注祝言而不拜主人不言而拜親踈之宜今主人斟酒主婦扱匕正筯而拜亦不言侑食之意也執事者一人執器瀝去茶清一人以湯斟之皆自西始畢

皆出祝闔門主人立于門東西向衆丈夫在其後主婦立于門西東向衆婦皆在其後特牲饋食曰尸謖注謖起也又曰佐食徹尸薦俎敦設于西北隅几在南厞用筵納一尊佐食闔牖户降注厞隱也不知神之所在或遠諸人乎尸謖而改饌為幽闇所以為厭飫此所謂當室之白為陽厭尸未入之前為陰厭祭義曰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户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户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嘆息之聲鄭曰無尸者闔户若食間此則孝子廣求其親庶或享之忠愛之至也今既無尸故須設此儀若老弱羸疾不能久立則更休他所當留親者一兩人侍立于門外可也謖所六切敦音對厞扶米切僾音愛愾開大切如食間祝升當門外北向告啟門三士虞禮祝聲三啟户注聲者噫歆也將啟户驚覺神也及啟門執

事者席于玄酒之北主人入就席西向立祝升自西階
就曾祖位前搢笏舉酒徐行詣主人之右南向授主人
搢笏跪受祭酒啐酒執事者授祝以器祝受器取乙抄
諸位之黍各少許置器中祝執黍行詣主人之左北向
嘏于主人曰祖考命工祝承致多福于汝孝孫來汝孝
孫使汝受禄于天宜稼于田眉壽永年勿替引之主人
置酒于席前執笏俛伏興再拜搢笏跪受黍嘗之實于
左袂執事者一人立于主人之右主人授執事者器挂

袂于手指取酒卒飲執事者一人立于主人之右受盞置酒注旁一人立于主人之左執盤置于地主人寫袂中之黍于盤執事者授以出主人執笏俛伏興立于東階上西向于主人之受黍也祝執笏退立于西階上東向主人既就位祝告利成降復位於是在位者皆再拜主人不拜此受胙也主人降與在位者皆再拜此辭神也主人主婦皆升奉祠版納于櫝笥妣先考後執事者二人舉之導從歸于影堂如來儀主婦還監徹酒盞不酹者及注中餘酒皆入于壺

封之所謂福酒執事者徹祭饌返於厨傳於宴器主婦監滌祭器藏之主人監分祭饌爲胙盤品取少許同置于合幷福酒皆緘之貴于神餘不貴豐腆遣僕執書歸胙于親友之好禮者書辭在後執事者設餕席男女異座主人與衆丈夫坐於堂主婦與衆婦女坐于室設椅卓蔬果醯醢醬酒盞匕筯畢入酒于注皀者溫祭饌男尊長就坐衆男獻壽若主人主婦之上更有尊長則主人帥衆男主婦帥婦女以獻壽敘立向尊長如祭所之位而男女皆以右爲上如尊長南向則以東爲上是也衆丈夫以長者

或弟或子少進執事者一人執酒注立於右一人執酒盞立於左長男即衆丈夫之長也搢笏跪右手執注左手執盞斟酒祝曰祀事既成祖考嘉享伏願備膺五福保族宜家執注者退執盞者置酒於尊長之前長男俛伏興退復位與衆丈夫俱再拜興立尊長命執事者取酒注及長男酒盞置于前自斟之祝曰祀事克成五福之慶與汝曹共之執事者以盞致于長男長男搢笏跪受以授執事者置其位俛伏興立尊者命執事者徧斟衆丈夫酒畢

長男及衆丈夫皆再拜尊者命坐乃就坐衆女獻女尊長于室女尊長酢衆婦女立斟立受不跪餘皆如衆丈夫之儀飲畢執事者獻肉食畢衆婦女詣堂獻男尊長壽婦女執事不能祝者黙斟而已及尊長酢長女或妹或女長女立斟立受不跪婦長則使執事者就酢餘皆如衆丈夫之儀衆丈夫詣室獻女尊長壽如堂上之儀執事者薦麵食衆執事者獻男女尊長壽如婦女而不酢執事者薦米食然後泛行酒間以祭饌盞數惟尊長之命禮祭事既畢兄弟及賔迭相獻酬有無算爵所以因

其接會使之交恩定好優勸之令亦取此儀凡歸胙及餕若酒不足則和以他酒饌不足則繼以他饌既罷據所酒饌主人頒胙于外僕主婦頒胙于內執事者徧及微賤其日皆盡孔子祭於公不宿肉不敢留神惠也凡祭主于盡愛敬之誠而已疾則量筋力而行之少壯者自當如儀

蕙田案後世大夫士祭儀始詳見於開元禮大槩彷彿儀禮為之而於主婦薦獻及男婦酬酢等儀均未之及殆古今異宜未可行也

司馬氏書儀其追仿儀禮實有精意而添入主婦諸婦及獻酬諸儀朱子從之

朱子文集答郭子從問影堂序位曰古者一世自為一廟有門有堂有寢凡屋三重而墻四周焉自後漢以來乃為同堂異室之廟一世一室而以西為上如韓文中家廟碑有祭初室祭東室之語今國家亦用此制故士大夫家亦無一世一廟之法而一世一室之制亦不能備故温公諸家祭禮皆用以右為尊之

說獨文潞公嘗立家廟今溫公集中有碑載其制度頗詳亦是一世一室而以右為上大抵今士大夫家只當且以溫公之法為定也

開見前録康節先生出行不擇日或告之以不利則不行益曰人未言則不知既言則有知而必行則神鬼敵也春秋祭祀約古今禮行之亦焚楮錢程伊川怪問之則曰明器之義也脫有一非豈孝子慈孫之心乎又曰吾高曾今時人以簠簋籩豆薦牲不可也伯溫謹遵遺訓而行之也

宋史王存傳存以右正議大夫致仕嘗悼近世學者貴為公卿而祭祀其先但備庶人之制及歸老築居

首營家廟

禮志大觀二年議禮局言所有臣庶祭禮請參酌古今訂論條上斷自聖衷于是議禮局議執政以上祭四廟餘通祭三廟古無祭四世者又侍從官以至士庶通祭一世無等差多寡之別豈禮意乎古者天子七世今太廟已增為九室則執政視古諸侯以事五世不為過矣先王制禮以齊萬有不同之情賤者不得僭貴者不得踰故事一世者雖有孝思追遠之心無得而越事五世

者亦當跂以及焉今恐奪人之恩而使通祭三世徇流俗之情非先王制禮等差之義可文臣執政官武臣節度使以上祭五世文武升朝官祭三室餘祭二世應有私第者立廟于門內之左如狹隘聽於私第之側力所不及仍許隨宜又詔古者寢不踰廟禮之廢失久矣士庶堂寢踰度僭禮有七楹九楹者若一旦使就五世三世之數則當徹毀居宇以應禮制豈得為易行可自今立廟其間數視所祭世數寢間數不得踰廟事二世者

寢聽用二間議禮局言禮記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所謂太者葢始封之祖不必五世又非臣下所可通稱今髙祖以上一祖未有名稱欲乞稱五世祖其家廟祭器正一品每室籩豆各十有二簠簋各四壺尊罍鉶鼎俎篚各二尊罍加勺冪各一爵各一諸室共用胙俎罍洗一從一品籩豆簠簋降殺以兩正二品籩豆各八簠簋各二餘皆如正一品之數詔禮制局制造仍取旨以給賜之

蕙田案諸侯五廟上不及五世祖此祭及五世欲乞稱五世祖殊乖典禮

楊存中所存中父祖及母皆死難存中既顯請于朝宗閔謚忠介震謚忠毅賜廟曰顯忠曰報忠又以家廟祭器為請遂許祭五世前所無也

文獻通考孝宗隆興二年少師奉國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吳璘請用存中例立廟賜器從之

乾道八年九月戊寅以虞允文為少保武安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封雍國公己丑賜虞允文家廟祭器

右歷代大夫士廟祭上

五禮通考卷一百十四